

《女仙外史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女仙外史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304539

10位ISBN编号：7533304535

出版时间：1995-03

出版社：齐鲁书社出版社

作者：吕熊

页数：5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女仙外史》

前言

逸田叟曰：老泉云：赏罚者，天下之公也；是非者，一人之私也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有一善，则举而赏之，有一恶，则举而罚之。虽是非出于一人，而赏罚公之天下，赏罚公而是非为至当矣。晦庵作《纲目》，严邪正之辨，显彰瘴之殊，继《春秋》而行诛心之法。凡此者，皆非朝廷史官之史也。然而大圣大贤，盖取实事而论之，以正万世之大纲，而垂百王之令典，非徒托诸空言而已。熊也何人，敢附于作史之列！故但托诸空言以为外史。夫托诸空言，虽曰赏之，亦徒赏也；曰罚之，亦徒罚也。徒赏徒罚，游戏云尔。然其事则燕王靖难，建文逊国之事；其人则皆杀身夷族，成仁取义之人。是皆实有其事，实有其人，非空言也，曷云游戏哉！第以赏罚大权，畀诸赛儿一女子，奉建文之位号，忠贞者予以褒谥，奸叛者加以讨殛，是空言也，漫言之耳！夫如是，则褒不足荣，罚不足辱，爵不足以为劝，诛不足以为戒，谓之游戏，不亦宜乎？虽然，善善恶恶之公，千载以前，千载以后，无或不同，其于世道人心，亦微有关系存焉者，是则此书之本也。至若杂以仙灵幻化之情，海市楼台之景，乃游戏之余波耳，不免取讥于君子。岁次辛卯人日，吕熊文兆氏自跋于后。

《女仙外史》

内容概要

《女仙外史》全称《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书》。属于神魔小说，又将历史人物纳于其中，富于传奇色彩。此书约成于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梓行于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。清政府因其中有一些“淫褻书”，把它划入淫书之列；故被列入禁毁之书。

若夫《明纪》所载逊国靖难之事，更无圣贤执笔而定之，其说有可疑而可骇者焉。夫永乐固英明之主也，然不得比周武之圣；而建文亦仁让之主也，又从无商纣一端之暴；其为之臣者，又皆杀身殉国之君子。顾使永乐之得天下也以道，则建文自为亡国之君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无道，则燕王不得为中兴之主。从古创业者谓之祖，中兴者亦称为祖，余皆谓之宗；乃永乐尊为成祖，是中兴也？从来淫暴亡国者，不追崇，不建陵寝；而在建文，则并年号尽削之，是失德之已甚者也？从来忠臣义士为亡国之主殉节者，兴王之君。亦莫不褒之溢之；而乃并禁锢其子若孙，是以为叛逆之徒矣？后世之论者，因其成败，亦莫不依违于其间。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国之君，而永乐为中兴之主；道衍、三杨之辈，可以为佐命元勋，而方、景、铁诸公，不得为成取义也与？此余所素郁于中，不能断而亦不敢断者。故曰叟之《外史》，有默契余心者。俟修郡乘之后，当为叟梓行，问诸天下后世。

《女仙外史》

作者简介

吕雄字文兆，号逸日叟。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布衣不仕，"文章经济，精奥卓拔"（《女仙外史》陈弃祺序），性情孤冷，举止怪僻，著述少有存者。

《女仙外史》

书籍目录

《女仙外史》

章节摘录

第十一回 小猴变虎邪道侵真两丝化龙灵雨济旱青州府太守姓王名良，廉吏也，严而有惠，士民敬之如神，爱之若父，后升杭州臬司殉难者。是年二月不雨，至于五月，百谷不能播种。每自祷于天曰：“吏之罪也，于民何尤！”其如天不佑善，日旱一日。乃自捐俸银二百，发告示于四门张挂，募术士禱雨。众百姓皆谓贤侯捐俸，无以养廉，遂共攒凑银六百，当堂稟请王公曰：“事为地方之事，银亦地方之银，愿毋费我公。”于是益都令亦捐银二百。王公遂添注告示后面：不论何人，但能祈得甘霖者，酬以千金，银现贮库。东门上就有一美妇人，向前径揭告示。守门人役笑容问曰：“会祈雨么？想是何仙姑下降了。”众百姓走来围住嚷道：“不是当耍的事！祈得来赏千金，祈不来要问个罪名哩。”那女子说：“列位听着，我柳非烟，奉蒲台县太阴金仙唐，差来送雨的。”众人道：“可是济南府显神通的么？”柳烟道：“再有谁呢？”一人就拉个牲口，请柳烟骑了，大家拥到府门前。只见南关百姓喘吁吁的奔来，说：“有一位祈雨法师来了。”众人看时，却有一个道士，面方而黑，睛大而黄，摇摇摆摆而来。东关百姓道：“雨已有人送到，不劳祈了。”道士嚷道：“你们这班愚民，该受旱灾，把个雷霆雨泽当做儿戏，岂不可笑！”众人再要分说，衙内传出道：“太老爷坐二堂了，分付把揭榜的请进去。”道士大步向前。柳烟默念真言，将身一纵，已先立在王公面前，将告示缴上道：“蒲台县太阴金仙唐，差小侍妾送雨。”王公道：“雨在何处？”柳烟道：“主母说随到随有，但恐主事者不肯诚信，所以先遣报闻。”那道上已走向前，打下一恭道：“贫道从昆仑山来，云游过此。见天时亢旱，愿发慈心，于三日内祈一坛甘雨，以救生灵。”柳烟道：“太老爷听稟：风云雷雨，在主母掌中，舒则就有，收则便无，不消顷刻。一切建坛供神，书符作法，总不必用。”道士大声道：“此妖言也！行雨须奉上帝敕旨，点数也多少不得。泾河龙王与李淳风赌赛，多下了寸许，遂致老龙头从半空砍下。贫道一日书符写表，一日伏坛上奏，一日龙王受敕行雨。即使洞宾自来，断不能再速于此。”太守听他说话，也觉近理，独是闻得济南异事，人皆称蒲台有个活菩萨，不由不信。乃出大堂，问众百姓道：“祈雨是地方公事，你们舆论心服何人，可从公说来。”两行百姓及衙门人等，都齐声说：“愿请蒲台县佛母。”王公就令柬房发个官衔帖，差马快去请。柳烟道：“不消公差，待小婢子持帖去，刻下就到。”王公依允，柬房将帖交与。柳烟白出衙门，作神行法去了。道士又稟王公道：“贫道久闻得蒲台有个妖狐，化作妇人，遍传邪教，惑乱庶民。竟敢白日劫了济南府库，坏了朝廷命官，抢了营伍军器。谋为不轨，其兆已见。贫道替天行道，稟明太爷，遣召神将擒来，解献京师，以消国家隐祸！太老爷现为山左方伯，岂不虑及于此？”王公见说出一片理来，心上一想；那姓唐的是个妖邪，神将必然擒之；若是神仙，谁敢擒他？遂令道士：“速召神将来本府看。”那道士心怀不善，初时见柳烟将身一纵，先入穿堂，猜他是个狐精，早已暗画灵符，着功曹去召平素练熟的心将毕天君到来，要当太守前斩之。今见柳烟去了，料他所称主母，是老狐无疑，正要擒贼先擒王。遂又手画符敕，念动真言，催取速至。只听得呼呼的一阵风响，毕天君早到。道士躬请现身，天君在云端略露真形，众皆错愕，王公亦站起来。天君道：“有何法旨？”道士厉声道：“可速斩蒲台县姓唐的妖妇首级来报！”王公要请活的，天君已是去了，只得由他，遂赐道士旁坐甬道边。道士正在得意，指手画脚，晓谕众人，忽一朵彩云从空而下，有金甲神喝道：“雷霆法主太阴君驾到！”王公站起看时，半空中一片三素云，云中有一位素服道妆，胜似嫦娥，右边就是柳烟，左边又有一位道姑。柳烟道：“神将速取交椅来！”说未毕，早已有了。月君冉冉而下，向北坐定，问：“何方道士，多大本领，敢遣毕天君来问我侍女”我已送至煞真人处查勘去了。太守公系廉官，小仙发心送雨，以救黎民，何以听此贼道阻挠？”王公道：“道家术数玄微，本府不知深浅。各显个神通，胜的便请祈雨，何如？”道士揎袖向前道：“毋得胡言！敢吞刀剑么？”月君道：“先吞与我看！”道士大叫：“速取刀剑来！”有一书吏稟道：“库中向贮一古剑，有百年了。传说是白莲道人之物，而今夜间放出光来，想该是他比试时候。”王公遂命取来，递与道士而今夜间放出光来，想该是他比试时候。”王公遂命取来，递与道士。道士握着剑道：“万目看着！我不是些小的法术。”遂把剑尖放入口内，一下一下的，只管插入喉去，霎时间，连剑的把柄都没有了。众人喝一声采道：“也是个真神仙！”月君运动神光一看，原来是隐形法，那剑仍在手中。月君假意说：“怎么剑盘儿也吞下去了？”道士厉声道：“不吞剑盘，怎算得神通！”月君道：“不信！”命鲍姑看道士喉中有剑盘没有，道士大张口道：“请看！”鲍姑乘其不备，劈手将剑掣去，递与月君道：“剑在此！”众人大哗，说是个哄人的假法儿。月君道：“原来是江湖上弄戏法的！”道士嚷道：“你也照样吞个我看！吞得来，就算你不输。”月君用出玄女手段来，将剑一拗两截，哗哗剥剥，屈个粉碎，放在口内，激栗刮刺，嚼得细细的，两

《女仙外史》

三口都吞下丹田去了。众人齐声道：“这才是真正活菩萨！”太守赞一句道：“鸠摩罗什所不及！”道士大怒，心下想道：“不用法宝，结果他不得！”腰间解下个小合盘葫芦来，托在掌中道：“你既有神通，可知道葫芦内是何物？猜着了算我输。”月君凝神一看，道：“是个小猴儿！”只应声“真是”，已将葫芦一倾，跳出个枣大的小猴儿，霍地变成一只斑斓猛虎，竟向月君扑来。月君把手一指，那虎退了数步。月君吐出剑柔在虎身上一拂，鲜血冒起，分为两截，虎已死于阶畔。那时众人吓跑了，重新立住，都说：“道士是妖法，不要睬他！”道士大呼道：“我法是西方佛祖授的，列位不要慌！看我此刻就求雨来，然后再与他斗法。有本事，不要逃走！”月君说：“孽道！让你先祈雨祈不来，然后我祈何如？”大守道：“此言甚公！本府只以求得雨的谢他。”那道士眼热的是一千白物，就把个最恶毒的咒龙法施将出来，喃喃呐呐的，咒得东洋内大小龙子龙孙、水族灵怪，个个头疼身的，翻波涌浪的要向那咒的所在行雨。时曼陀尼正在半空中遥望，恐有什么神将来助道士的，好预为拦阻。忽见东海波涛涌沸，象有龙神出来的光景。把云头一纵，直到海面，见老龙在那里说：“是谁行此恶法害我们哩？”曼尼喝道：“老龙！你想要行雨么？”龙君道：“仙师何来？不知什么人，在那里行咒龙法，如今海水都热起来，如何安得身呢？”曼尼道：“不妨，我与你解之。”口内吐出一物，如小梅叶，迎风一晃，是柄蒲葵扇。连扇两扇，诸龙透骨清凉，海水晏然。曼尼说与老龙：“大阴君与道士斗法，连胜了他，故此咒你要雨哩。”龙君道：“幸是仙师降临！若去行雨，上犯天律；若不行雨，合门咒杀。深感活命之恩。”曼尼就回，变了形相杂在人丛中，喝道：“那道士祈不来雨了，请这位活菩萨降下甘霖罢！”众人齐声一和，急得道士心跳神暴，越念越不灵验了。鲍姑听得背后是曼尼声音，掉转头来认时，见一衙役人：“是咒龙法。”鲍姑想：“好变化！连我都瞒过了。”那时月君已闻得二师言语，以见太守站起来道：“云华没点，焉得有雨？请教女真人罢。”月君想：“三笈天书，并无咒龙法。”因启上太守道：“他念咒龙诀，是最恶的邪术，激怒了龙王，山谷皆削，城池尽陷，此地都成大壑，所以我把龙神收在掌中。”叫取碗清水来，月君手内放出赤白绒丝，各三寸许，投于水内。道士也走来看，月君大喝：“神将！为我缚住妖道，不许容他逃走！”空中就有金甲神人，将虎筋条拴道士于碑亭柱上。太守观看碗内，绒丝生出两角二睛，金鳞五爪，舒卷盘攫，跃跃欲飞。月君连碗抛向空中，乌云黑雾蔽天而起。鲍、曼二师摄取神庙大鼓，半空擂动。骤雨如倾，狂风欲倒。月君坐在丹墀，无半点雨丝着身，把个道士打得如落汤鸡一般。那时百姓亦苦无躲处，月君吩咐神将：“百姓濯了冷雨，恐害伤寒，公衙以内不必下雨。其外凡属青州地面，务须尽行沾足。”不两个时辰，早已河平池满，行潦亦有尺许。众百姓都说雨够了，方渐渐止下细点。月君到台基上，南向坐着，叫柳烟牵过道士来勘问。道上几次念解缚神咒，愈念愈紧，法术已穷，又羞又忿，晓晓强辩道：“你屈剑吞铁，也是遮眼法；赤丝变龙，也是邪术，哄不得我！”月君道：“诚然！”就口里吐出一丸，落在手中，忽地伸长，却就是那口古剑。递与柳烟，令将道士腰斩。道士慌了，嚷道：“我不曾与你赌斩，为何害我性命？”月君道：“你有斩罪三：我与你并未见面，就召毕天君来斩我，律当反坐，罪一；你用幻术变虎来扑我，比照畜物蛊毒杀人律，罪二；又用咒龙法要陷害青郡生灵，应照攻陷城池条例，罪三。”道士哑口无言。王公令门子跪请道：“这贼道固然死有余辜，但天地之大，何物不容，求真人姑恕之。”王公又缓言道：“本府非为邪道求情，譬之如来不灭魔教，亦慈悲也。”月君道：“大守公说，焉得不从！但活罪饶不得。”大守叫皂隶取大板来，痛责三十。道士有熬刑之诀，竟不伤损。月君道：“你系何方孽道？姓甚名谁？从实供来！一字虚谬，我之神剑无情，照依死虎榜样。”道士只得实说：“我叫奎真。”（向来他自称“奎真人”，今在月君面前不敢说出“人”字，竟以二字为名。）“原籍燕山，在高丽国学法于胡僧，渡海到此。有眼不识泰山，幸看‘同道’二字。”月君道：“敢说个同道！越不可饶。”道士只得叩头服罪。太守又为请解，月君始允，道士抱头鼠窜而去。月君站起，向太守道：“小仙亦别过了。”太守急命在库中取千金来。月君笑道：“是何异于许由不受尧让天下，逃之逆旅，馆人谓其窃冠者那？”太守道：“系百姓诚敬之心，不得不为表白耳。”月君与鲍师等皆凌云而去。太守打恭致谢，众人皆俯伏在地，遥见云光东逝。要知道：运会未临，且敛神州勘乱手；邻封有请，更施中国救灾心。下回便知端的，试请看去。第十二回柳烟儿舍身赚鹿怪唐月君为国扫蝗灾月君又得了一柄古剑，仍依玄女传授的诀，吞入丹田，用神火炼过九转，吐出来是道白炁，遂亦通灵变化，略亚于青炁丸。鲍师赞道：“玄女剑丸，亦不过如此。”忽报有两名公差到来，传进官衙名柬：一是开封府司李胡淪，一是县尹周尚文。月君令柳烟问明来由，是要请到开封府去降妖的，遂命柳烟回说：“但要诚心拜礼太阴元圣天尊，不远千里亦到。原帖壁还。”而今且叙明妖怪的始末。在河南开封府东关外，向有一座大光明寺，元朝敕建，以居秘法西僧者。至洪武元年，徐魏公下汴梁，僧众逃散，遂有一道者占住，自称梅花万寿真人。前殿塑尊

《女仙外史》

寿星，后殿塑了自己形象，改名万寿仙院。那真人弥月不食不饿，日食数餐不饱，与人治疾疫、占吉凶，颇有效验。施与斋米衣履，皆无所受。愚民信之，呼为梅花仙长。往来郡属各州县数年，撮去了几家妇女，因此，人都学个泄柳闭门不出了。不期有新任刑厅胡淪的女儿，年方及笄，在署内看牡丹花朵，闻半空有鹤鸣声，抬头一看，那鹤儿盘旋而下，忽一声响，抓去无踪。举家惊哭，访得也是梅花仙人摄去，因谋之同寅郡丞姚公名善，为人刚方正直，后升苏州府知府，起兵勤王殉国者。姚公谓胡刑厅曰：“我辈居官，德不胜妖，实增内疚。闻蒲台县有个姓唐女人，不知是妖是仙，大有奇术，且肯为人祈晴祷雨、降魔伏怪，何不令人请来与梅花道者赌斗？无论两边是妖是仙，且观胜负，胜则令爱可救，如其不胜，再寻良策。”胡刑厅道：“好固好，只恐隔省穹远，他不肯来。”姚公道：“蒲台县尹是敝年家，待弟写书恳他转请。”——故此周尹也有名柬送来，而又复书与姚公，大意说：“唐夫人是仙子临凡，神通莫测，以菩萨心而行豪杰事，有感必应等语。于是胡淪夫妇于每日五更称颂圣号顶礼。月君差功曹探过两次，然后同鲍、曼二师并带柳烟儿，各乘五彩明霞，于五月十三日到开封府。正值刑厅从外回署，衙役禀有彩云停在公堂之前。刑厅看时，猛听得有神人厉声喝道：“太阴圣后娘娘驾临！官吏们速来迎接。”那时众吏皆俯伏向空瞻礼，胡刑厅也就跪下说：“不知仙驾遥临，有失虔候。”月君按下云头，中堂坐定，问：“何妖作祟，千里邀请？”刑厅虑耳目众多，因答道：“请仙师驾临内署。”遂大开宅门，月君缓步而入，设位坐下，刑厅夫人及姬妾妇女多来礼拜。刑厅与夫人侧坐，把梅花真人摄取民间妇人，并自己女儿之事细细说了，而今恳请大法力斩除此怪，以安黎庶。月君道：“不难，今夕即当驱之。”堂上忽传起鼓来，刑厅急出穿堂，却见姚公青衣小帽立着，吃了一惊。姚公附耳说了几句，刑厅笑道：“极好。”即令夫人们暂退，放衙役人众进来磕头，姚公杂于其中。月君一手指道：“汝不是下人品格，丹心凛凛，一腔忠义，为何改装易服来相戏呢？”姚公尚自支吾，月君命易了衣冠相见。姚公拜服道：“不识仙驾肯临敝署否？”月君道：“可，汝速返署。”那时月君与鲍、曼二师所坐之椅，离地三尺，款款行至庭墀，已升有数丈之高，柳烟儿亦站立在空中。姚公换了公服，正出署迎接，忽抬头见在云端下来，即打恭至地。月君与二师降坐中堂，夫人、公子们都来礼拜，献茶。鲍师道：“太阴圣后有谕：汝等一门，将来男子死忠，女子死节，名显千秋。”指其次子道：“此儿不在其数，可逃向正东方，还有烈烈轰轰的日子。”姚公愕然拜谢。月君道：“谨记我言，从此不复能见矣。”姚公的夫人、小姐，都拜留道：“闻得此妖在院时少，先令人去探看何如？”月君道：“妖若不在，焚其庙宇，必然来救，就便擒之。”时胡刑厅已在穿堂伺候，见月君等出来，鞠躬而言道：“恕下官不敢远送。”即同姚郡丞向上三揖，诸仙师已无踪影。早到了万寿仙院。月君四顾，院内空空的，但有看殿的苍头，便问：“院主何处去了？”答道：“云里来，雾里去，谁知道他。”月君道：“这是神仙了，可惜我们不能一见。”苍头道：“倒是不见的好。”月君道：“怎么说呢？”苍头听声音是别处人氏，遂告诉道：“我们院主，当时人信为仙师。这十年来，都说他善拐女眷，我原不肯信，一日有两个妇女到殿游玩，亲见他把他后生的抓了，化道白气，不知到何方去了。你们几位女菩萨是异乡人，不知道利害，若撞他回来，就大没造化哩！我说的好话，快些出去罢！”只听得一阵风响，梅花仙长已站在院内，见殿上有两个极美的妇女，他就喜欢得了不得，装了斯文腔儿，迎将上来。月君大喝：“孽畜！速现原形！”道者定睛看时，一道青炁，劈面飞至，料是神物，遂翻身跳入云端，掣出腰间狼牙棒，不过尺许，掷来时也就有数丈长短，竟与神剑在空中盘旋跳跃的斗将起来。时月君亦已腾身半空，又吐白炁去斩道人。道人慌了手脚，收了狼牙棒，化道白光，望西北而遁。月君与二师纵云赶至嵩山之东，忽无踪影。月君道：“天晚了，明日来寻他巢穴罢。”遂回到殿内。胡推官正在伺候，便问妖怪逃向何方，曾见他女儿否。曼尼大喝道：“你可晓得孙行者降妖，怎样干难万难？书生家好没理会！难道妖精把你女儿沿路抛着的？偌大一座嵩岳，如何片刻就找得着他的洞穴？”胡推官自知失言，喏喏连声打恭道：“请到小署安歇，以俟明日。”月君道：“署内不便，就在此间住了。”推官连忙差人送了晚膳并铺陈到来，月君令柳烟用些，余下尽行发回。是夜月色明朗，同坐院内，月君道：“这妖必是个梅花鹿。”二师道：“是也。他塑着南极老人，是他的主子。”月君道：“他的狼牙棒就是他的角炼成的，所以着我神剑，不致缺折。”正说间，一声响，把柳烟儿平空掣去。月君三人疾忙飞起，仍见一道白光，追至嵩山而没，不见有一些妖气，月君道：“不得回去见人了。”鲍站道：“沟中失了风哩。”曼尼道：“失风，失风，今夜柳儿倒得了风。”月君笑道：“这个且由他。我们等到天明，分头找寻，不怕他逃上天去。”且说那道者抓了柳烟，一直奔入洞内，放在石榻上。柳烟自想：“落在他手，没法可完节操。我主母是兴王图霸的人，我也要沾些光彩，不若用计降服了他，到成了功时再作道理。”乃故作巧笑之容说：“好个洞天，真仙人所居之府！”道者见他喜欢，就来搂抱。柳烟道：“怎的仙家也要于此

《女仙外史》

勾当呢？”有小令为证：有个佳人，海棠标韵，飞燕轻盈，乍著霓衣，初持绛节，敛却玄牝。无端落在妖精，更说甚姹女生春。萝幌烟浓，石床月冷，狼藉花心。那道者硬与柳烟交媾，柳烟纵有三头六臂，也是抵不住的，就把那旧日的锁阳、攢阳、吸阳手段施展出来。无奈道者愈败愈健，愈健愈战。柳烟假作娇声，软迷道者说：“真是仙长，凡人那有此等精神！”道者回言：“我精神可御百女，若是乏了，有仙草在此，略吃些儿，精神就复。”柳烟又假哄他道：“我身体虚弱，可也给我吃些？”道者说：“这是鹿含草，是角鹿吃的，不是母鹿吃的。”柳烟已知他是鹿精了，又哄说道：“鹿有分别，我与你俱是人，男吃得，女也吃得，有何妨害呢？”道者说：“我今已吃了，过到你心里去罢。”柳烟道：“我是生死在此的了，且待安息片刻，你再寻个不好么？”道者道：“我正问你，你同行的这个美人，为何竟有神通？”柳烟见已上钩，就赚他道：“你是个仙长，为何不知？他是个狐狸精，我是他拐去伏侍的，活活的守着寡，好不苦哩。”道者一想：“我若得了这个狐精，平生志愿方足。”遂问柳烟：“他有多少神通？”柳烟道：“就是两把剑，不知是谁传授的，余外别无本事。”又问：“那一个道姑，一个尼僧，是什么东西？”柳烟道：“这是老狐狸，都没有神通的，只好跟随使唤。”道者又问：“剑藏在何处？可以取得么？”柳烟道：“你既是仙人，可能变化？”道者说：“凭你要变什么？”柳烟道：“这便不难了。你变了我的形相，只说是逃回去的。那时见机而行，有何取不得？”道者说：“我的福气到了，遇着你个知心。”柳烟道：“要拿他，该就去，再迟一迟好不回去哩。”道者说：“是也。”遂变了柳烟模样，问：“可象么？”柳烟道：“连我也辨不出真假。”道者就走，柳烟道：“且住！你还不晓得我名字，如何去哄得？他叫我做梅雪，称他为圣夫人。切记！切记！”道者喜得手舞足蹈，说：“拿这狐精来，你做大，他做小哩。”柳烟要看他洞门，跟随在后，只见道者走到石壁跟前，将身一耸，竟自去了。仰面看时，只有碗来大一孔，象是个树心里面，料想逃去不得，且静以待之。那梅花仙长起在云端，遥见月君三人在前山岩畔，猜是去找寻人的。道者十分得计，大呼道：“圣夫人！梅雪在此。”月君运动神光一看，像个柳烟，又听得自称梅雪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与鲍、曼二师对面迎去，仔细看时，面貌宛然，只有鬓发稍异，走路差些。月君问：“梅雪！你如何脱身来的？”答道：“那仙长睡熟，我就走了。”说未完，曼尼喝声“着！”金绳从空而下，背翦缚住。道者嚷道：“我是梅雪！不曾受他玷污，怎的拿我缚起来？”月君大喝道：“你这个梅花孽畜！快现原身！”飞起神剑，只在头上旋舞。那怪道：“饶我性命，送你还真梅雪罢。”就地一滚，现了原形，是一只梅花大白鹿，顶上只有茸而无角。忽见山神、土地都来跪着说道：“怪物恐怕小神等漏风，被他拘禁在洞，今蒙大法力拿了，才得出来接驾。”月君问山神：“他洞在何处出入？”答道：“妖怪所占的洞，是太室、少室的尾间，向无门路。只因这株老松枯了，直穿到底，通于洞府，是他出入的路。”月君道：“本来洞门呢？”山神道：“系上界封的，不敢擅开。”月君就叫山神引路，押着鹿怪竟到少室洞口，将封皮轻轻揭了，步进里面，但见丹炉药灶，琼榻瑶几，端的仙灵境界，曲曲折折，倒是个最幽密的所在。柳烟在暗中看得见亮处，即趋向前来跪着道：“得见夫人，死甘心矣。”望石壁上一头撞去。月君忙止住道：“痴妮子！拿住妖怪，是汝的妙策；若已受其辱，即死亦算不得名节，切莫短见！”曼师道：“死不值钱，罢休！罢休！”鲍师道：“还有用你处哩。”柳烟只得遵从了。月君问：“胡推官的女儿在那里？”山神又引至一小洞口，闻内有哭声，柳烟入去看时，却有两个女子，都是半死不活的，逐个扶将出来。月君道：“这是你们夙世的孽，如今得了命哩。”遂与鲍姑各脱外衣一件，画道灵符裹了二女。曼师押了鹿怪，作起神风，直吹到万寿观内。那时官员人民都在院中，忽从天上掷下一个大白鹿来，各吃一惊。曼尼喝道：“这便是你们崇奉的梅花仙长！”胡推官疾忙躬身。月君早已入殿坐下，鲍姑收了法衣，两个女儿做一堆儿倒在阶前。胡推官看了看，趋来拜谢。月君道：“那一个女儿是外方人氏，与汝女患难相识，你同带回去抚养着罢。”推官领命，叫舆夫抬去不题。月君指着鹿怪道：“神仙洞天遭你污秽，良家妇女受你荼毒，多少白骨冤魂沉埋于内？罪恶通天，诛有余辜！”飒然神剑齐下，分为四段。那根狼牙棒曼师收了。观内观外人众，个个下拜顶礼。月君宣示道：“目今皇上仁慈恭俭，胜似成、康。奈北地兵戈骚扰，中原屡见凶荒，楚南又起蝗虫，已入豫州境界，将来禾黍一空。我当大施法力，上为国家，下为尔民，扫此虫灾。”就有几个耆老朗声答道：“我等小尺何福，蒙菩萨慈悲，搭救一方生命！”姚公闻知，向藩、臬二司道：“目下正虑蝗灾无法可捕，彼乃女流，如此爱国爱民，地方官员似应前谢。”臬司道：“古称：能御灾捍患者，则把之。况现在于此，可不谢乎？”遂烦姚郡丞先为通意。曼尼道：“你们官员，有实心为国为民的，方许进来。皆须自问于心，毋或取咎。”有个贾都司，向着他们属下说：“我看这几个总是妖精，由这班书呆文官去拜，我们武官是一枪一刀的，那有个拜女人的理？他说什么为国为民，我是不为的，偏要去看看！”月君早听见了，喝令神将：“为我将这狗都司

《女仙外史》

提起来！”众官看时，见都司离地三四丈，直挺挺的立在空中，两脚与屋檐相齐。姚公心上明白，乃向前婉恳请有。曼师道：“教他倒撞下来，看他还会骂人么？”众官在体面上不好看，一齐央求。曼尼道：“象他这几个狗彘，尽情宰了，方快众心。”那些武官着了急，跪向前来，俱叩响头服罪。月君就令神将，将都司按骂人律鞭五十。各官闻空中鞭毕，都司方得下地，痛楚异常，伏在地上。曼尼道：“这厮竟不叩谢，教他到天上走走！”于是文武官弁都簇拥着都司，连连叩首。月君道：“彼乃无知小人耳，姑恕之。”早有彩云数片，香风一派，起于坐下。三位活神仙驱蝗去也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《女仙外史》

编辑推荐

《女仙外史》由齐鲁书社出版。

《女仙外史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内容还没看,但翻了一下,排版真是糟糕,和盗版一样,不知道是不为了节省成本,纸张差先不说,字排的小而密,而且很满,除了障眼,心里还添堵,如果是在书店看到这本书,我是不会买的,好在价格便宜,懒的退货了.
- 2、啊哈哈,这是我小时候自己读过的第一本小说。好像是三四年级,故事还模糊记得,还有一堆的框框框和此处省略多少字好伐
- 3、这个价格很值得,并且不会再补货了,难得有便宜又好的书
- 4、因为想提高自己的古文阅读能力才买它的,不过有点后悔,有很多看不明是什么意思!!
- 5、好书不错!!!!!!
!!!!!!
- 6、堪比金瓶梅
- 7、喜欢,已经订购。只是还未收到。
- 8、正版书,送货快。
- 9、《女仙外史》100回。叙明代永乐年间山东蒲台县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事。《明史》有“妖妇唐赛儿反”的记载,而此书则立意作翻案文章,其开篇即陈述题旨说:“女仙,唐赛儿也,就是月殿嫦娥降世,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,赛儿起兵勤王,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馀年。而今叙他的事,有乖於正史,故曰《女仙外史》。”
值得一看~
- 10、因为这本书描绘的冷兵器战争里出现了硫球和硝瓶。硫球和硝瓶是什么玩意儿,女仙姐姐解释给你听。
- 11、以靖难为纲,捧邪教首领唐赛儿,莫名其妙,只有关于魔道的议论,和一些包袱儿,略可一读。
- 12、实在没有艺术性。落后时代,充满迷信。
- 13、整体来说,作者写的还算不错,用笔老道,以道家灭情断欲为辅,以佛家应劫轮回为主,不太遵循儒家典则
- 14、什么鬼!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
- 15、对于女性朋友,很不错的书
- 16、神怪写史,有些相当今的魔幻小说,看着神仙们打打闹闹,挺有趣。解闷
- 17、主角女仙为唐赛儿,按照正史是有个姓林的相公,但作者硬要说她是嫦娥转世,冰清玉洁,怎么可以被男人玷污,于是强行安排了一个上仙事先教授其夫御女之术,可一夜御十女而不泄,有次保证了冰清玉洁的嫦娥姐姐至少没被内射。也是用心良苦233333
- 18、结尾有点急,3.5吧
- 19、总体还不错,冲女主人设减一星
- 20、还可以,不过字体太小了!
- 21、野史一角
- 22、就冲着靖难之变的描写。
- 23、书的质量没有预期的好,但是都是以前看过的,感觉还是挺亲切的。
- 24、比较喜欢这个版本,挺长知识

章节试读

1、《女仙外史》的笔记-第116页

刹魔道：“我还要问句私心话。”月君笑道：“姨母都听不得，一定是那话。”刹魔道：“好猜！我自无始以前，万劫以后，恒河沙世界之事，莫不知道。唯有那话儿中滋味，却不知是怎样的？汝是过来人，须要与我尽情说说，以完我心事。”月君道：“妹子纵于此中过来，也只算得门外汉。然而虽未心尝，却曾目击。大抵女子先销魂而后失精，男子先丧精而后销魂，所以男女媾精，自始至终，皆有趣味。然男子以妇人好淫为乐，而妇人亦以男子善淫为乐。男子善淫，则女子之乐更深一层。女子好淫，则男子之乐更超一等。其乐有不可思议，至于死而复活者。”刹魔道：“这也通达到尽头地步，怎么是目击而心未尝呢？”月君道：“妹子元体尚存，但尝看玩公子与侍女交战，是以得之。”

刹魔道：“也亏你不动心，真可做得我的妹妹。”月君道：“我闻魔教不禁男女之欲，何姊姊数千年尚为处子？愿闻尊旨。”刹魔道：“妙哉问也。释、玄二老子所以胜我教者，只为魔性好淫，历劫以来，几希泯灭。自我掌教之后，能与三清、如来鼎立称雄，只为我是个处子。若一涉邪淫，能不受制于彼耶？”月君道：“是则姊姊以一人之贞，而庇亿万人之淫也。”刹魔道：“是亦不然。三教之徒，皆为奸为盗，此又何说！”

2、《女仙外史》的笔记-第8页

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祖賜丹藥三丸

（玄女娘年）遂將寶劍掣在手中，道：「此劍飛馳百里，取人首級，劍俠所用，不足為奇。」就把劍來如屈竹枝一般，嘩嘩剝剝，紛碎若瓜子，都吞在口內，嚥下丹田。瞑目坐有半日，只見玄女娘娘微微張口一呼，一道青氣，約丈有七、八尺，盤旋空中，如則龍攫拿之狀。飛舞一回，將氣一吸，翕然歸於掌上，是一青色彈子。付與賽兒，道：「此劍也，你再吞入丹田，煉他九日，就能出沒變化。」

《女仙外史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